

永远不变是对党的信念

江苏省无锡县（现惠山区、锡山区）第一任县委书记——莫珊

□ 张道平 张春丽

莫珊，1921年出生于南京，1925年全家迁居泰兴。1939年4月22日，在泰兴丁家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泰兴县委组织部部长、泰州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紫石县委书记、东台县委书记、泰州市委书记和无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7月，莫珊以无锡市委常委的身份，兼任无锡县委书记。1954年任无锡市委书记处书记。1983年到江苏省国防工办任顾问，同时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担任江苏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顾问，2010年逝世。



有极有利的军事优势，但他没有单纯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军、政攻势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武装军民四面包围，把敌人困在碉堡内，使其吃不上饭、喝不到水，围而不打，迫其就范。在3天的军、政攻势下，伪营长王慕春率300多名士兵无条件投降。此后，莫珊又率领全县军民，陆续收复了古溪、黄桥，解放了泰兴县城。

更令我们兴奋的是，徐文光在档案室里找出了仅有的两本《往事感》，并将其中的一本赠给了我们。

记者感知莫珊：永远不变的是信念

越深入地了解莫珊，对他的景仰之情就越浓烈，因此，拿到《往事感》一书，我们都爱不释手。

“‘五四’以后，廿年代初，余生于辛酉腊月，今古稀矣。历经沧桑，备受炎凉，革命奋斗，五十余载；午夜自问，对党对民，曾有所为。虽壮志犹存，惜年华已过，当老骥伏枥，尽我余热。志在精神不老，心理不老，知识不老，安度晚年耳。”

上述文字摘自《往事感》第423页，是莫珊在回忆录写作结束时总结人生并用于自勉的一段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1940年4月，莫珊曾化名陈明章，在靖西（靖江西沙地区的简称）从事秘密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1957年，莫珊被分配到动机厂当厂长，在这里，他努力调动全厂职工积极性，去北京争取项目、争取设备，工厂生产能力显著提高。1961年，莫珊在市委委生产科做一名普通干部。他写道：“在基层蹲了几年，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在机关科室一段时间，知道了一个普通干部是怎样工作的。对我来讲，确实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我参加革命后，除了秘密工作时期做过支部工作外，从创建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后，均在县以上领导机关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土改工作队，做的是一个短时期的群众工作，没有在乡里、区里工作过，不可避免地存在对‘下情’了解不深切，和群众联系不密切的缺点。说实在的，我所以能比较地不拿架子、平易近人、说空话少、做实事多，与这个时期的锻炼有关。”

正是在为党的信念支撑下，莫珊勇敢地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正是这样的信念，陪伴他走过了起起伏伏却异常精彩的人生。

（摘自2011年5月16日《中国县域经济报》）

索，让我们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

徐文光评价莫珊：出色的组织能力

原来，顾伟伦曾见到过一本书，叫《往事感》，是莫珊于20世纪80年代末写的回忆录，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只是赠阅。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太久，顾伟伦那边没有找到。

回到南京后，记者多方查询，仍无任何线索。这时，记者接到了汤煜琴的电话。她说，《往事感》一书是泰兴内部出版的，你们不妨去泰兴党史办看看。

我们又马不停蹄地从南京赶往泰兴，在泰兴市外宣办副主任张建荣的带领下，见到了泰兴市史志档案局副局长徐文光。

“莫珊？这个人我熟呀，我们泰兴可以算是他的第二个‘家乡’喽！”徐文光笑着说。看着我们满脸诧异，他接着介绍，莫珊出生在南京，四五岁便跟随叔父来到泰兴，在泰兴生活了10多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学生组织，并于1939年在泰兴丁家桥加入共产党。1944年秋，他还曾担任泰兴县委书记，参加过1945年泰兴的抗日战争，20世纪60年代也曾被下放到泰兴农村。

不过，徐文光听别人讲，莫老已于去年去世了！这样的消息让我们感觉很遗憾。

“莫珊开展组织工作很有一套，在泰兴入党后，他一直从事党务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徐文光说。让徐文光印象深刻的是莫珊在抗日反攻时期出色的筹划、组织能力。1945年，莫珊积极组织抗战反攻，他选择了泰兴严陈庄据点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当时，攻克这一据点，莫珊他们

一个陶坛与两枚铜钱

□ 王子潇



在遵义市四渡赤水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套“组合”文物——一个陶坛，两枚铜钱（见图。曹行燕摄）。陶坛是土陶，外形已经破损，坛体用篾条绑着。两枚铜钱保存完好，铜钱的一面刻着“四川铜币”的字样。这套文物，是2003年赵奇志老人捐给纪念馆的。而说起这套文物，背后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35年2月，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转移时，经过二郎坝。二郎坝是遵义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赵老汉是二郎坝的村民。这一天，赵老汉忽然听见急促的叩门声。循声过去，赵老汉悄悄地打开门，敲门的是途经这里的红军战士，他们想向赵老汉借一口锅烧水。赵老汉把屋头的吊锅拿出来，又叫家人帮着红军战士们烧火。此时天色已晚，气候已寒，红军战士们准备在坝上过夜。“到屋头睡吧，外面冷呀。”赵老汉请战士们到屋里休息。可红军战士们说部队有纪律，婉拒了赵老汉的好意。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把锅还给赵老汉时，发现赵老汉家的水缸里没有水了，便主动提议去帮他挑一担水来，拎起桶奔向河边。挑水回来时，战士将门推开，却听“咣”的一声，原来是战士推门时不小心，将旁边的一个坛子碰倒磕破。赵老汉说没关系，不过是一个空坛子。可红军战士执意表示，打坏东西一定要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

两枚铜钱，“我们只有这些钱了，如果不够的话，将来我们一定补上”。

红军离开后，赵老汉握着这两枚铜钱对儿子赵奇志说：“这是仁义的队伍呀，你去拿篾条把这个坛子框起来，破坛子咱也要，不要丢了，这是个念想。”

很多年过去，这个用篾条绑起的坛子和两枚铜钱，静静地安置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里，引来人们注视的目光。这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真实写照。

（摘自202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上接1版）

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遵循，守什么正，创什么新，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面对东汉末年大疫肆虐，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这就是一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守正是要“法古人所以为法”，而非简单的“法古人之成法”。今天的中医药人，同样应强化中医药的主体意识，从根植于东方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坚持中医思维模式，从中医临床实践和经典理论出发，借鉴人类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探索重构概念明确、结构合理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

与中药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中医药是医药于一体的完整体系，中医药不应该是封闭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既要深根中医药传承，从传统里汲取营养，也要努力自强创新，应用当代技术方法，努力提高解决现代医学尚未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尽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方能更好地满足当代人的健康需求。要科学阐释中医药防治疾病的内在规律及科学内涵；要用现代医学的语言，在阐释作用机理、讲清说明疗效上下功夫，把中医药的价值讲清楚、说明白；要加强中西医结合，推动中西医结合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让现代医学更好地认可、接受中医药，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彭雪枫是我军历史上一位文武兼备的将领，可以说，是读书学习成就了他独特的生命底色。诸多新四军将士，在其牺牲后的悼念文章中，都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张爱萍写道：“雪枫同志喜欢读书，兴趣广泛，常在作战行军繁频之隙，手不释卷。”张震回忆道：“他在师部附近一所破庙里布置了一间小房子专门读书。除参加会议、处理部队问题外，差不多整个白天都在读书。”对读书学习的挚爱亦流淌在他写给妻子林颖的字里行间。从1941年与林颖相识结婚，到1944年壮烈殉国，彭雪枫给聚少离多的妻子写下了87封书信，其中有48封谈到了读书。这些珍贵的家书让我们有幸感受一位儒将的风采，并从中有所收益。

在给林颖的第2封信中，彭雪枫写道：“书，我这里有几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哪一种？先送上《列宁传》一册，《什么是列宁主义》一册，你先看，这里的书半年之内你是读不完的，只要你有工夫。”在时隔一个多月后的另一封信中，彭雪枫询问林颖的

学习情况：“送你的书，看了没有？做笔记了没有？中央来电要全国各区党委及师以上干部组织高级学习组，中央学习组长是毛泽东同志，副组长是王稼祥同志，党是如何注意着干部们的学习问题，远离上级和远离我的你，相信在学习上会是‘刻苦’的。”彭雪枫之所以这么督促林颖刻苦学习，源于其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他说：“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输给工作。”还说过，“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就是从写这几封信开始，彭雪枫在战斗间隙的马上、船上

战将家书话读书

□ 李 仲

和张震所述的庙中，读了很多理论著作。彭雪枫读书的这些地点，成为广大指战员眼中独特的景致。

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彭雪枫在注重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刻苦钻研军事理论。陈毅曾送给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在1942年写给林颖的信中说：“《战争论》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干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内当可完工。人们怡然自得之时，即为文章写就、名著读毕之日，快哉！”彭雪枫之

所以如此喜悦，是因为这本书带给他诸多有益的思考。如今翻开这本被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书籍，那些红、蓝、黑铅笔划出的标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批语，已成为彭雪枫“读书必求甚解”这一读书座右铭的注解。

“我自读完《战争论》后，接读《孙子兵法》，很愉快地将一厚册（计三百三十三页）于昨日包本了！（你应当贺我，这是自到管镇后两个月内所读的两大军事名著！）我打算（又是打算）写一篇‘战争论与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种笔记性的文章，当作精

读的方法。”这是彭雪枫在另一封信中所写的内容。两本兵书，古今中外，持续的头脑风暴让彭雪枫思索了中外战争与古今战争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中国古代战法和外国战法的利弊得失，由此很快完成了《〈战争论〉与〈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主张。这一文章的诞生，体现了彭雪枫一贯的读书方法“学以致用”。在战争环境中，他一直把研读兵书作为大事，在自己学的同时，还把《孙子兵法》中的精髓译成

白话文，传授给其他战友。

除了政治、军事书籍，彭雪枫还广泛阅读了诸多文学艺术作品和历史书籍。博览群书，是要讲究方法的，“不要以为书多，翻了这本丢了那本，硬着头皮，攻完一部再攻其他，读书是要有一种像出兵进攻敌人那样的精神才行，否则你永远也得不到胜利！”这就是他信中向林颖透露的一个读书心得。战将的读书方法亦是充满了战斗精神，无怪乎所向披靡。

就这样，一本本书籍的丰厚积累，最终汇聚成了他笔下的雄文，汇聚成了激荡人心的豪迈演讲，“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一代儒将形象，永远树立在了人们的心中。

（摘自2021年1月2日《解放军报》）

